

沈郎文字

你的红颜
我们的手

沈胜衣 著

你的红颜 我们的手

沈胜衣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红颜, 我们的手 / 沈胜衣著. —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5.4

(沈郎文字)

ISBN 7-5343-6527-9

I. 你... II. 沈... III. ①南亚—概况②南欧—概况 IV. ① K935 ② K9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1851 号

- 出 版 者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: 210009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出 版 人 张胜勇
- 书 名 你的红颜 我们的手
作 者 沈胜衣
责 任 编 辑 田 珅 熊 璐
集 团 地 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: 010-61232262
开 本 900mm × 640mm 1/16
印 张 22.75
字 数 240 千字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2.00 元
发 行 热 线 010-62223842



作者像 陆灏绘制

沈胜衣，岭南人，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成长于八十年代。生活在文字、图像、花木和回忆中，游走在书与碟之间。发表文章十多年，在各报刊开设过多个专栏，以稠密而又散碎的思绪、郁结而又澹然的心情，为文学艺术与流行声色写出一份沉吟、一点喜悦。

沈郎文字

《满堂花醉》

《你的红颜 我们的手》

《书上故园》

《旧天堂的边上》

策划编辑 席云舒
责任编辑 田 坤 熊 璐
封面设计 杨小洲

序：折翅而飞

戴 蓉

画家冷冰川有一幅黑白的画叫《阳台》，阳台一角上，植物都长得肥硕可爱，簇拥着两三张同样是圆圆胖胖的椅子。画面无人，但坐在其中做点什么或什么都不做的舒服程度可想而知。朋友沈君说，他家的阳台就是这般模样。花事繁盛的时候，沈君在笔记中细细描述：“三月第十四天，阴午，杜鹃花开一百零九朵”；新买的百合“硕大而清香的白花谢了又开，今又有两花一苞矣”；而一盆繁密肥壮的不知名植物“像盛唐之后的晚唐余韵，但更应该说是像遗音重响，除肥茎和花盆可赏外，因了小小花叶的生机，遂觉生意可人”……有的花还拍照留念。

不知道沈君是如何保持他的闲情逸致的。和多数人一样，从学校出来，做一份平常的工作、侍奉双亲、应酬亲友、结婚、带孩子，这几年又先后两次买房装修，搬家折腾。一般家常男子负担的压力和琐事，他一样也不少。可是他没有渐渐变成发胖、脱发、言语无味、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人。沈君一如从前地买书看书，写下一叠一叠的读书笔记，其中大多是他的买书记录和读书心得，也

2 序：折翅而飞

有时事评论和日常的喜乐。笔记里还配着相应的图片、照片、心爱的书画印刷品及藏书票，非常赏心悦目。沈君把这戏称为“书房活计”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可以读到沈君一本厚厚的书房札记。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即使不经大脑随手写出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何况沈君把这“活计”做得情文并茂，这对于一个白天坐班、下班又有家累的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沈君把现实的杂务和心中的世界平衡得很好，旁人看得轻松，其实他一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挣扎吧。但我没听他抱怨过，只是时常听他说又看了一本好书、种了几株好花、听朋友说了什么贴心的话，一再在笔记里看到他对好人美文的感动、对生活越来越宽的心怀。

有人说，人一旦成家立业，俗务缠身，就成了折翅的鸟儿，再也别做飞翔的梦。其实那是他们就此懈怠下来的缘故，时间久了，慢慢就忘了曾经翅膀一扇，风和云在耳边呼呼掠过的日子。沈君平时也是脚踏实地，不见羽翼的吧。然而在那些偶尔卸下日常生活重担的时刻，他便飞起来了，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，在一本书的字缝里，在一支烟的工夫里。

折翅的鸟一样可以以心飞翔！

目 录

	辑一 书架之南
3	最初的甘露:泰戈尔
12	光荣与伟大:源头之海
17	天地初开的史书
22	曙光中的歌声
31	理想国的回忆
36	那时候的女人与君王
46	罗马遗书
51	希腊回眸
56	文艺复兴:大写的人
67	意大利:浪子与大师
75	葡萄牙:角落里的失眠
79	西班牙:灵魂的颜色
87	希腊之余光:苦月亮
91	希腊之余光:日落爱琴海

- 97 法兰西诗:果树园与小花
103 那沉醉的,晦涩的,纠缠的
111 几阵雨,一道彩虹

辑二 画中有话

- 123 一枕西风
129 老梵高,老塞尚
133 冬阳献给比亚兹莱
138 通向春天的窗子
144 我听见你的灵魂在轻轻敲打
149 你的红颜,我们的手
155 好的故事:莫迪利阿尼
167 千山冷月惊回首
173 少年子弟江湖老
184 看图写字两题
189 图书·中
207 图书·外

辑三 书林散叶

- 221 悼台静农先生
225 寂寞温暖皆有意
230 有一些记忆无法写下
233 “起码也要像菊花”

238	如沐金风
245	日记里外的赵景深
251	从花花草草到棉花水稻
261	《西游记》:对人的失望
265	《三国》三感
269	文人、统治者与歌伎
274	四季流转一册书
279	不扫地的歌
282	米肖:我在天涯海角给你写信
288	博尔赫斯和我
292	我的四月,我的荒原
297	纪德:一个伪币制造者,一只蝴蝶
305	修剪过的玫瑰
318	回味古龙
321	心灵史上的界碑与魔镜
334	苇生彼岸
347	影子与夜晚的相逢
351	后记

辑一 书架之南

最初的甘露：泰戈尔

从泰戈尔开始

我对一切南方有天然的好感和带明确价值判断的热爱：南欧、南美、南太平洋、南亚以及南中国地带，它们繁茂丰美的植物，开阔辽远的海天，炎热的气候，温润的风，鲜亮的阳光，它们某些历史时代和人文背景，它们的艺术、人物、风土人情，它们既热烈明快又安详寂静的气息……都与我的精神气质相契合，全世界的南方于我都有家乡般的亲切。这样的视角诚然有狭隘的地域主义之嫌，但来自南方的人文却经常带给我如此欢欣，也就愿意在书架上专门拾取这一些珍贵的斑斓光色。

让我从南亚出发。南亚有泰戈尔，选择他开始，是因为他就具有万物初始的气度神韵，因为他属于我的“精神初恋”，因为在他那儿，

飘着一个永远挥不去的影子……

进大学不久,就在校园里的书店买到他的《吉檀迦利》^①,自此,如其第一篇说的:“你翻过山岭、越过溪谷带来这小小芦笛,用它吹出永远新鲜的曲调”,贯串我的青春岁月;《流萤集》^②里的“让我的爱情,/像阳光一样,/包围着你/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”;《飞鸟集》^③里的“你微微地笑着,不同我说什么话,而我觉得,为了这个,我已等待得久了”;《鸿鹄集》^④里的“你是绿中的绿,/蓝上的蓝。/我的世界在你那儿找到了它的和谐”……直到毕业前,还在阳光树影、清婉鸟声中,用一个静谧悠闲的午后,读他以孩童为主题的《新月集》^⑤,恰好为自己清纯无忧、自在无拘的年轻日子——那时我真就像书里写到的“故事中的王子”,“把我的船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”——画下一个纪念的句号。

整个大学时期都这样读着泰戈尔,读他的诗情和哲思,对自然万物的相亲体贴,泛神论的敬畏、谦卑、赞叹、尊崇。从他的诗里,我获得了纯洁清澈的爱(这爱是宽广的,包括了对大自然、对神的爱),获得了宁静、庄穆,获得了轻轻地说、轻轻地呼吸、轻轻地抚摸的能力。

就像一片晨露,泰戈尔恰好来到我的大学桃源露水生涯,滋润着、闪烁着。然而也譬如朝露,随着流变而敛退。《吉檀迦利》第一篇的结尾说:“许多时代消逝了,你的赐予依旧在倾注,而我的手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。”——走出校园后,我却再没有这种容纳的余地了,失去了从容、安恬的生活和心境,曾饮过的甘露便只能成为永远感激的记忆……

在最好的时候相遇

在我念大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过一套泰戈尔诗（及散文诗）集：吴岩译的《吉檀迦利》、《情人的礼物》^⑥、《流萤集》、《园丁集》^⑦、《茅庐集》^⑧、《鸿鹄集》，郑振铎译的《飞鸟集》，汤永宽译的《采果集》^⑨、《游思集》^⑩。这九本小书，是林林总总泰戈尔译本里我最心爱的，这除了一些特别的因缘（如《吉檀迦利》是我的第一本泰戈尔的书、《流萤集》是“爱者之贻”），书品之美也很重要：它们开本窄小，又大都百多页，小巧雅致；尤其王俭设计的封面，素净的底色，中间一幅小图案，清丽而又不惊不喧，甚是可人，且与泰戈尔诗歌的格调十分相配。那时买过的其他出版社的泰戈尔集子，也有装帧不俗的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新月集》（郑振铎译），出自古干之手的封面，银色底，黄色新月与橘红山川抽象图案，别致可赏，但总不如上海译文这套的纤巧清雅。以至像《采果集》，我在大一已买了江西人民出版社“百花洲文库”版本，到大四时见到上海译文版，虽然同是汤永宽所译，但因为实在喜欢王俭的装帧——一片浓绿，中间错落一堆鲜黄淡绿的小果子——又重新买了。

每次与这些薄薄的旧书相对，心里都会泛起温柔而珍怜的轻轻爱意。在泰戈尔那里，爱，更多是宗教之爱；情人，通常是对上天、自然和精神的真挚呼唤。所以我也应不怕肉麻地说一句：泰戈尔，是我深深受惠的“青春情人”；这批精致的小书，就是“情人的礼物”。

可是,这“情人”又只属于大学四年。此后,虽然出于对旧爱的纪念,也还继续买他的书,但我之心境、彼之面目双双不复矣。前者,我聚书不喜重复,唯有泰戈尔反复买过不同的译本、版本,毕业后买的有谢冰心译《吉檀迦利》、石真译《采果集/爱者之贻/渡口》¹¹等——却也仅此而已,我再没有真正读过他。后者,是再没有遇上那么好那么合衬的书品,九十年代买到仍是上海译文出版的《金船》¹²和《孟加拉掠影》¹³,但装帧者换了,封面黯然失色,像时代一样颓败下去;而原来那套竟也没有见过再版重印。

一切戛然中止。

也并不是今是昨非式的抛弃。每次摩挲,仍唤起昔年悠悠的感动。那份情意,长伴心底,无从背叛——但亦不能做更多了。

在适当时日自然地来、自然地来,仿如一个小小的神迹。那种温和、宁静、清纯、素朴,就是上天赐给我的诗书生涯的。与此后无关。

它们将永远隐居于我心深处,混合着满足的感谢、失落的惆怅。

——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?

一九九七年五月六日夜

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整理

附记

“《流萤集》是‘爱者之贻’”,而大学刚毕业不久,尚得与友人共逛书肆,见折价旧书中有《情人的礼物》、《鸿鹄集》,曾促其购之。

在没有归途处回望

上文说到，大学毕业后再没有真正读泰戈尔。时代、环境、心情都已变易，难以静静聆听他的仙音；也因为时日与己身的纷扰庸俗，怕褻读了而不敢读。

当然不会是绝对的。除了像这样为写下记忆而翻检旧日划痕，还有零碎的偶然重逢——但正是它们，恰恰映照出那份变迁之伤。

像大一读《采果集》，第四十四、四十六两则：“那站在你与我之间的日子，俯首向我们作最后的告别……”“我能报答她所给予我的一切的时刻已经过去。她的夜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早晨……”我抄入了笔记。而毕业后它们竟成为讖语，令我重对之怆然泪下。

最近的一次，也是印象较深的。三年前的二月，读到刘志钊的小说《物质生活》，讲的是八十年代的大学诗人生活，以及他们在九十年代的蜕变。这与自己经历相对应的题材颇引共鸣；而小说开头题引了泰戈尔《园丁集》的两句：“诗人，天晚了，你的头发也渐渐白了，在你孤寂的默想中，可曾听见来生的消息？”我正好在黄昏读着，心里也回荡了那一声叹息。

《园丁集》的购读曾是我当年的赏心乐事：听说学校西门书店有此书，便冒着秋风斜雨，急急骑破单车赶去，一路上穿过草木葱郁而寂寂无人的小径，心里只想着这本小诗集，雨打湿了脸，仍觉怡然。当夜，在宿舍烛光下把它连同已购得的前几种泰戈尔诗集摆开，赏玩王俭设计的静雅封面，然后如数家珍地抄录那些原生质般亲密的优